

睫巢文摘

稿

睫巢文藁

壬申卷四殘臘攷父
鈔於金碧之館

建巢文藁

劍川趙楊氏世居北鄉

清同邑楊府君墓誌

府君諱某字墨新劍川楊氏世居北鄉
瑩頭村父用之先生邑諸生母陽太君生
丈夫子四其次為府君少豪於力保之自
將不喜學章句及冠從里人遊景东歸
物逐什一利歲中一歸省其後獲益豐儉

輩留過夏適瘴大作遂以是沒於新
街年若干其耦淺厝封藏以需歸葬
越二十載其孤益昌往啟父壙既至榛莽
蒼迷惘々無所嚮則大哭焚香問哀動
乃路一日有老父侯姓者踰門告曰而非
劍川小楊之子乎而父病且葬余皆親其
事今其墓固在矣從之封藏儼然於
是叩頭謝乃奉應以歸葬蓮花峯

祖^壘今益謙中將府君之父子也。未為余
言先姊少好武家貧未能具弓馬。知清
於先大父母曰兒頗多瘡鄉一二年後
但得鞍馬資還故里以決拾蹶張應武
科試幸而得志不愈於窮孝生槁項
鄉塾間邪先大父母笑領之乃竟以死
死於先姊沒時益昌裁數月妹母某
以哀失乳多母陳太夫人為之襁負抱

哺正於省家室其後從益謙轉我黔
粵桂湘蜀叙勞以知事用歷權釐金
諸差以疾卒昆明益溢歸其槨葬之
從先太夫人言也先妣生同治某年月日
沒於氏光緒某年月日葬未有墓誌
而益昌又卒沐恩無以位後嗣今益溢
將歸里葬母并為先妣立幽室敢求
乞銘庶幾託以不朽余与益溢為文字

道義交垂四十年渥不可以辭乃銘曰
男生縣孤祔有祀在人重習武不習
吏降及秦漢至文事威孤無弦外侮
至君有長林不及武迺令駕馬先上駟
跡隨化遷名亦函我為此銘彰其志

祭清保山縣毛令君文

清宣統辛亥重九滇中政變越三日省
電正永昌時故人毛澤卿汝霖知保

山縣兼攝知府事其夜草遺考仰
藥死君狗身之官族親多一在月
將午幕在魯石君璫怪其閉閣
卧闔然入室則君氣已絕按衾枕
得遺考以國體可易臣節不可易
人民知有國官吏知有君予以死
報多君無与人民事石君為經紀
其喪權厝太保山下壬子五月余東

下昆陽道逢君之紀綱僕將往奉
君廬移葬滇之會城外是夜就逆
旅草祭文倩此僕面君之廬而焚
之君山西人以知縣宦滇工書法明
習吏事初權麗江釐金歷知晉
甯雲南縣多惠政以多子故聘麗
江縣典史張公女為側室生一子文
蔚少幼卒年三十八余始識君於

震江一見辱先施以縹緲之襟抱
雅以渚生不謂其於變乃壯駿如
此忍淚濡墨有餘恧焉其詞曰

嗚呼國家隆盛之日食其祿者不獨一人
及其亡也尸其咎者不心一身君以七品小
官弔里孤臣當夫天開地裂心折骨驚
若云不忍偷生以負國則兼圻大史已展
轉乞憐於車塵若云与危城為存亡則

鄰封守牧孰不舍舊而圖新君胡為乎
義不反顧計不旋踵竟就決於哀牢之
下蘭滄之濱嗚呼孟取奪序攝提夫
倫謂惡木為砥柱謂獫狫為鳳磨玉如
君者人方溢之以奴隸贈之以頑民草野
不敢上其事戚友不敢揭其真然予觀
君之所以自處者豈其覩千金之卹爭一
旦之榮蓋將族烏頭復白黃河載清終

尚同長弦於逸史訪宏漁於山氓頌惟良於
黨錮之後弔烈士於夾江之濱

漢永昌太守曹
奮以永昌司理

王運用

抗渚賢而竝峙與邊月而長明嗚呼

文章有祚結交有因溯君完推花馬之

日適余作客府幕之辰契駿茂於一言

遂於節而定監金雪山挿微於金沙浩

根寢食空明中肺腑白於銀朝享之玉

峰茗暮飛指雲觥君賦白頭吟我歌

君子行惜解攜於俄頃永阻絕於死生
滇雲無可寄之雁蜀水有久沈之鱗幕
客有魯髯者蝟毛繞頰肝膽輪囷欽
君以舊典禮飾君以左冠纓沼夷齊於
周室若相背而相成此別之於髯者如此
忽不知涕淚之沾巾嗚呼輿臺旌節關
塞甲兵代雲有恨汾水無情既鬼伯之
驅之又腹蛇之秦之疇昔之夜行次安甯

伊予東邁君儻西征曰余將啟主人之忠骨
後葬於昆明之新塋若有人兮戾心乘
赤豹而揚旌拾敗紙以作澗憑之使以

通滅夜將旦而就路猶西望而傷神異

日者聽鸛鳴華浦下馬雲津亦欲擬冬

青之小引續西臺之新聲振張廣文

以同凋遼太守而為鄰

雲南府教諭張於軒先生激江府知府石定西太守皆辛

亥殉國者

其或優旃未死西華不負豐碑

既澤幽室初塋猶能振筆大書曰此有
清殉國毛令君之佳城嗚呼何處青山
不可葬明年芳州已成陳莽興亡其遽
嬗又何恨之難平

劍川旅省同鄉祭古城隍景帝祝文

惟帝生而利國沒而福民風霜兵火姓
氏就湮或云是普賢菩薩法器或云是
剛峯先生後身甚或侈談紅袍之阻道

或夸傳白蟒之圍，蓋此里卷之所道，非薦
紳之所憑。意為南沼之世豪傑，代興北
通藏衛，西接錦城。白衣沒命，無征不平。
故生則有驃信之隆，殤崩則有景帝之
尊。稱亘廟祀於西，迺歷矣。葉而如生，
某等產於義，替旅於昆明。三月初吉，惟
帝誕辰，在鄉則合樂以作社，在多則集
會以將減。豈徼福於冥漠，用鑒古而勸

今莽雲車與鳳馬，若來格而來臨。

龍母張太夫人八旬晉一壽序

民國壬申瀘西龍君濟蒼以第九旅十七
團長駐紮文山，迎其母張太夫人就養。時
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一，美季秋之吉，實為
設悅之辰。文山人士，清奉觴上壽。君既辭
不獲，則走使，謁余昆明。余為侑觴之詞，余
迺執爵而遙拜曰：伊昔丙丁之際，滇西羣